

石钟山 等

著

官道

仕途人生

下



GUANDAO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官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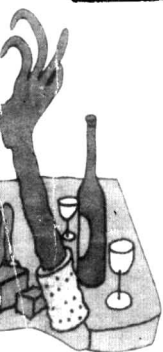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石钟山 等著

官道

仕人途



GUANDAO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官道/石钟山等著. - 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2,1

ISBN 7-5387-1588-6

I. 官… II. 石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6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7017 号

官 道

作 者:石钟山 等著

责任编辑:李 杰

责任校对:章 力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吉林市福利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720 千字

印 张:30

版 次:200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387-1588-6/I·1522

定 价:48.00 元(上、下册)

目 录

(下)

雁过留声 黄发清(473)

袁一成的出事给桥头镇的政坛留下了一片真空地带，各路诸侯纷纷施展自己的手段，钻天拱地地开始了活动，最具实力的就是游镇长和李镇长，两人都是从上边下来的，刘彪当然没有做这黄袍加身的美梦……

大凡新领导上任，总是“新官不理旧事”，闹点儿什么新的动静，制造一点政绩，好捞取资本。老龚很怕这节骨眼上，彪书记丢下他们不管，去上新的项目，口里的话就没法不悲凉……

每每议到不平处，便愤愤然骂，这时彪书记也有了酒意，说小汤你骂个啥哩？人家这是抬举我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，我一辈子混迹官场，落下这么个名声，我真的已经很满足了。

空缺 史生荣(510)

在官场，游小二总觉得不顺，有人开玩笑说你的名字就不是个当官的名，永远只能做小二。他曾改成游晓二，组织部长讽刺游小二说，你改成晓二，是晓得哪个二？只晓二可不行，干部要知识化要通晓百业，我看叫小二就不错，党的干部就要甘当小二，为人民服务。名字改不成，但

官总不能永远不变……

整场的王场长说,来的不是县里领导吗?游小二说是。王场长说,前些时省里来了人把最大的吃了,吴书记吩咐过,来大的吃大的,来小的吃小的,县里的领导来只能吃小的……

王老头真是老昏了,游小二气不打一处来。张书记是县里一把手,那是县里的一般领导吗?他想再不能在上面活动了,提升的事听天由命吧,不然跑出事来不说,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了,这样下去官当不上身体也要赔进去。还是先把乡里的事处理好,干点实在于作,心里没鬼踏实,活人还是实在一点好。

宦海风流 薛旭东(550)

他今年虽然是46岁的人了,但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七八岁。多年的官场生活,使他养成了稳重老成的气质。人们都说他有一种过目不忘、计算精密、料事如神的准确性……

老王听完,脑海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想办法把马局长营救出来,不然天一亮,马局长可就成为全市的头号新闻人物了。他知道这个新闻对这个100多万人口城市的震慑绝对不会亚于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……

我还是那句话,关键的时候你得扛。你扛得住,难受一阵子。社不住,难受一辈子。我们都是在马市长手下起来的人,只要马市长不倒,你也倒不了。一时倒下了,马市长还可以来救你。现在正是你对马市长表示赤胆忠心、忍辱负重的历史时刻啦……

有人愤然:百万新庆百姓怎么培养了这么一个政治流氓!

春去春来 毛定之(633)

机关的事情,他并非看不清楚,要想升职,就目前按部就班的做法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。可像他这样身世的人,黄缘攀附损人利己的事是干不来的。他总是告诫自己要淡忘所有不快,凡事多往好处想,知足常乐。有次他无意中看到这样一句印度谚语——我没有鞋穿,我叫苦连天,直到看见没有脚的人……

老曾绘声绘色地说:“最近听人讲了个鱼的故事,很好笑,有人讲,朋友的爱人是金鱼,好看,但既不能吃,又不能摸:小蜜是鲫鱼,味道鲜美好吃,弄不好卡利:大姑娘是甲鱼,咬住了就不松口;自己的老婆是咸鱼,隔那么久吃一次,还挺好,提下饭……”

要当官,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年轻,往往“年轻”是个提拔的硬条件,在大家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常常是谁年轻谁先得手。在这种情况下,还不如找个稳定的基层单位干上一两年,局级干部的台阶上了,又有了所谓的基层领导经验,还不招人眼。

机 关 沈伯素(685)

领导是大局,秘书为领导工作服务,也就是服务大局。如果那边有人找领导闲来了,就是说,我们的头头都不安定了,办不成公了,那就是大局出了问题!这个关键时刻,作为秘书,你不出来谁出来?此时不站出来,更待何时?压倒一切的事就在眼前,可你‘两耳不闻天下事,一心埋头写稿子’,还什么简报、简报的,天塌下来不管……”

“架子是身份的外在形式,是权力的象征嘛!事实是,

水平这个东西,讲起来重要,用起来就完全不是那回事。尤其是,同这些单位打交道,你拿出水平来,人家也不懂。他们只认官,只认权!现在是什么时候了?你还不清楚有了权,一切也就都好解决;任你讲多少道理,不顶这一个字——权!懂吗?”

第二官场 毕四海(768)

我努力去做也做不到,我还不成熟,我在官场上毕竟还毛嫩得很。况且,那时候还真的有一件事让我不能不忐忑不安。那时候,文凭在官场上正是最值钱的年头。多少人就是揣着一张大学文凭而平步青云的。而我,却连一张大专的文凭也没有……

“我这样做显然会得罪一些当权者,也许因此而丢官,可是不怕山为在我的心中,老百姓的利益比个人的一顶乌纱帽不知道要重多少倍。”我的上书被市纪委转发,我在郊县人的眼里成了不怕丢官、敢于碰官的人,人们最佩服的就是这种人呀,我知道。结果,县委书记、县长两人被同时调离郊县,降级使用。而我,不但没有丢官,还升了官……

老于,对你,我也有点想不通。你可以在战场上用生命保护我,为什么转到官场上,你却要来计算我?难道一切只能用一个权字来解释?是的,有哪一个二把手满意自己的位子呢?二把手天生的就要向一把手挑战。那好,既然有人想从我的手里夺去什么,我就要全力以赴地保卫什么。不管这个人是谁,战友、兄弟,都不行。

红 颜 石钟山(818)

高中毕业的何二宝回到村里仍是很有名气的人物,他

曾被县委书记接见过,他和县委书记握手的照片在报纸上登载过。别说是大队书记,就是公社书记,也没几个人受过如此殊荣……

在女人的行列里,她已经不年轻了,她知道,自己到目前为止还算有几分姿色,那是因为她没有生育过,体型没变,但她已经不能算青春了,和王处长这样的男人比,她还算青春的。因此,她在正处长这里找到了自我,找到了那份感觉……

那天,何二宝莫名其妙地喝了许多酒,后来大着舌头说:到现在他还没有结婚,但身边并不缺女人,还有女人甘愿为他生了三个孩子,最后他就潮湿着眼睛说:这么多年了,我没忘记你呀,做梦都梦见你。

艰涩的口香糖 刘建华(861)

三个月前,副县长祁云突然嚼起了口香糖。

那么作为县长候选人,居然不分场合地大嚼口香糖,似乎就有点不太雅观了,对他的政治前景,弄不好还有点麻烦……

为了到姐姐家,少闻到一点祁云身上的酒精味,她想到了口香糖。她多次给祁云建议要少喝一点酒,即便喝酒,酒后要嚼嚼口香糖,掩盖一下酒精的味道,这于他和周围的人都是有好处的……

祁云抓住红姑柔软温暖的小手,一时间激情涌动,他一把搂住红姑的腰肢,对着红姑殷红的小嘴,急切地狂吻起来。当祁云正伸手往她的胸脯作进一步的探索时,她一激灵,脑子一下子清醒了。他一把推开他,喘着气急急地说:“祁副县长,别这样。我配不上您。我走了。”……老候啊,这么点事都会难倒你这个老组织么?回去吧,该怎么

做还得怎么做。我们要相信组织的考察,相信人民代表的目光嘛。钟强书记一番话,让侯副部长吃了定心丸,他立即给县委书记章星打电话:工作正常进行,县长候选人不变。

纸蔑蓬莱 邓宏顺(889)

在农民眼里,他只是一位很懂技术很热心帮助别人的好技术员。而今天,他成了和乡领导争椅子坐的竞争对手了,他成了农民依靠的父母官了,他将是一个身不由己的人了……

把乡政府干部工资先拿去付了酒馆的欠账。因此,发工资那天,干部就在院子里闹事,像“文革”中斗争当权派那样,把张书记叫到那棵香樟树下,当着腐败头儿狠狠批斗了一场,骂得他抬不起头来。张书记被骂得无地自容,嘴却又硬不起来,只是说:“民志们哪,我们是一级政府,怎么能让那些开店人的臭口水喷在脸上呢?”……尽管他们自己选出来的父母官在一种说不清楚的事情中倒下了,但所有送葬的人都为自己选出来的陶金乡长感到自豪,就连奏土哀乐的八仙也把锣鼓唢呐奏响得并不悲哀,而是情激和昂扬,仿佛他们又在酝酿新一任乡长和新一场较量!

县长逸事 凡一平(927)

秘书说那请你直接打电话到县长的办公室去。黄某说这不是县长办公室的电话吗?秘书说不是,这是县府办公的电话。黄某说那县长办公室的电话是多少?秘书说你既然是县长的朋友,怎么连县长办公室的电话都不知道?对不起,我不能告诉你。黄某被迫关了手机,纳闷地说他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号码呀?执法的人说:算了吧,拿

县长吓唬谁呀？我们要抬县长出来，你被罚得更重，信不信？……

县长每天要接待很多的人，所以要喝很多的酒。县长喝酒与众不同，喜欢喝的是自酿的农家酒，戏称“土茅台”。每个人似乎都很重要又很能喝，而县长势单力薄，以一当十，难免寡不敌众。酒喝多了，尽管交情加深了，但却伤了身体和心性……

言者无心，听者有心。县里的人传说与县长相好的女人是黄玲，甚至不止黄玲。这些流言当然会传到县长的耳朵里，但是县长没有认真去理会，以至于流言越传越广或越扩越大，像瘟疫一样，最后导致县长受到了侵害。

○黄发清

雁过留声

—

老伴倚在桥栏上，看见丈夫刘彪的一双白胖的手在清冷的湖水中变得红肿起来，忍不住打趣道：难怪老百姓说你们这些当干部的腐败，才干了这么点事，指头就肿了，还是我来吧。

说罢，老伴就要下来夺丈夫手中的衣服，刘彪知道这是老伴真心疼自己，便护住衣服盆子，不让老伴动手，想想老伴的话，感到好笑，便说，这洗衣服和腐败有么子联系？你可莫要歪脖子吹灯——邪喷气哟！

洗完衣服，夫妻俩抬了满满一盆衣服朝家走，打老远就看一辆黑色的奥迪车驶了过来，车在跟前停下，司机小汤和镇办主任小丁从车上下来。小丁说我们刚去家属院找您哩，县委王书记打电话让您立马赶过去。刘彪听了，心里不知县委书记找自己是啥事，他对小丁和小汤说，你俩先到镇里等我吧，我把衣服抬回家就走。他们两人却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从刘彪两口子手中接过盆子，放在车后备箱里，三个人上了车，要老伴进车。老伴连连摇头，说我没这达官贵人的福，一坐那个鬼乌龟壳子车，头就晕，你们先走吧，把衣服洞门口，我自个走回去。

车开到家属院后，又开到镇政府，把小丁放在了值班室，就直往县里奔。在车上，刘彪心里直犯嘀咕：今日才正月初八，农历元宵节还没过哩，县委王书记猴跳狗急找自己干啥？为啥不找游镇长和李镇长？

刘彪从乡镇的水利员干起，由挎米袋子一步一步干上来，成为一名正式干部，官至镇委副书记就一直再没挪窝儿，一直分管党群口兼代管家，五十喊得应的人了，干到这份上，他已经很满足了，他也一直很超脱。去年底，党委书记、镇长一肩挑的一把手袁一成被纪委请去“喝茶”了，一去就没再回来，各种渠道的谣传简直淹没了整个桥头镇，闹得镇政府一个年也没过清静。但袁一成“出事”了是肯定的，从上级没让他回来过年就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，作为一个在基层多年的干部，刘彪知道一向敢想敢干、胆子大得可偷天的袁书记完了。袁一成的出事给桥头镇的政坛留下了一片真空地带，各路诸侯纷纷施展自己的手段，钻天拱地地开始了活动，最具实力的就是游镇长和李镇长，两人都是从上边下来的，也都是大专毕业，也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，真正是半斤对八两，不相上下。相比两人，刘彪当然没有做这黄袍加身的美梦，自己论出身、论背景、论文凭、论年龄，怎么也不是两人的对手，所以刘彪的这个年仍然过得“安乐祥和”，这会儿县委一把手找自己会是啥事？

彪书记，小汤看刘彪的样子，喊了他一声，打断了他的沉思。整个镇机关无论大小一律喊他“彪书记”，刘彪觉得这样很亲切。

么事？他问道。

您说不定要放颗卫星哩。小汤边开车，边冲他做个怪相，笑了。

稍有政界知识的人都知道，司机是消息灵通人士，小汤在镇政府开车已经七八年了，伺候过几任书记，这家伙一是灵光，二

是日紧，办事稳妥，有章法，这些特点，刘彪清楚不过，便问道：你听见啥风声了？

小汤很喜欢这个没架子的半老头儿，就说道：也不是什么风声，您想一想，游镇长和李镇长两个是半斤八两，八两半斤，如今两个人较起劲儿来了，可位置只有一个，假如您彪书记是上级，您会咋办？

刘彪一听，差点笑岔了气，笑道：你是说县里在他俩中下不了手，会让我这个老家伙上？

那也说不定。小汤被彪书记一阵笑，笑得心里没了底，油油说道。

那才是日头从西边出来了，白日见了鬼哟。刘彪笑得更响了。

车进了县委大院后，彪书记上去了。

小汤在院里等，等了一会，小汤才看见刘彪像被人揍了顿似的摇摇晃晃下来了，脸上严肃得有些变形。小汤赶紧发动车，靠过去，刘彪打开车门，重重地坐上去。

咋了？您八成哪不舒服呢？小汤狐疑地问。

不咋，不咋，彪书记摇摇头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，还真叫瞎猫捡了只死老鼠。

小汤一听，就笑了，说这不是好事么？彪书记咋还一脑门子官司？走，找个地方喝两杯去。

刘彪看看小汤，摇了摇头，说，小汤哟，你还太年轻了，你以为这是个么好差事？你想，当官要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，论环境，袁书记出事后，三机窑改造停工了，成了个半拉子工程，加上前任鲁书记建的铝合金厂，已奄奄一息，你说咋弄？我怕实在挑不动，况且，还是个代理！

代理？小汤不解。

是呵，县委让我代理桥头镇的党委书记、镇长，我这把年纪

的人了，恐怕挑不动！彪书记呻吟似的说。

咋挑不动？就冲您这份实在劲儿，没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！代理就代理吧，只要权是真的。小汤说道。

党政机关的敏感人事问题上的运转效率往往出奇地高，第二天，县委组织部就来人主持召开了桥头镇党政干部会议，宣布了县委、县政府的决定，由刘彪代理桥头镇的党委书记、镇长。

刘彪坐在一角，仔细观察着游镇长、李镇长的动静，两人显然对这一决定有些吃惊，先是有些发愣，游镇长把正在记录的笔记本合上了，立马又打开；李镇长则死劲拧着手中的笔，在两个指头上搓来搓去。可以看得出，两人都在竭力掩饰心中的不自然。

组织部的领导宣布完，照例该各位镇领导表态，作为最主要的当事人，刘彪当然是先说，他站起来，坦率地说道，说良心话，我真的没想到上级会选中我来挑这副担子，用什么来形容我矛盾的心情呢？可以说是如履薄冰吧，好在我只是代理，在此，我向大伙保证，只要我代理一天，我就尽职责把事办好，直到上级选派新的领导为止！

说完，鞠了一躬。大伙儿都鼓了掌。

按过去的发言顺序，游镇长应该排在前面，看刘彪讲完，他也站了起来，脸上十分严肃地说道；我在此表个态，完全拥护组织的决定，支持老刘的工作！

说完，坐下了。

见游镇长表了态，李镇长也笑着站了起来，冲大伙儿笑道，感谢上级给我们送来了一个这么好的领班人，咋说呢，论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资历，处事还是嫩了点，老刘给我们掌舵，可算是众望所归，我们能不拥护么？

说罢，冲大伙一笑，亦坐了下来。

彪书记就这么正式上任了。

二

一上任，彪书记就决定到企业、农村走走，好给自己不踏实的心里找个废疏。

老伴听了，劝道：一个代理官儿么，跑公家的事儿那么积极干啥？还是跑女儿的事要紧！

彪书记的女儿小霞中专毕业后，一直未找到工作，成天在家吵得老伴不得安生。

彪书记听了心里很生气，冲老伴用鼻子哼了一声，道：咋能这样想？上级好歹想到了你，你占着位子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别人不会以为你在闹情绪？一上台就跑私事，你叫我脸往哪儿搁？

说罢，气冲冲走了。

他决定先到玻璃厂的三机窑改造基地走走。

虽说春节已过，但江汉平原的风儿还是很硬、很冷。风从停工后留下的巨大的窟窿里吹过，发出懂懂的响声，几个负责看场的职工缩在值班室的角落里甩扑克，整个场子没了工人，没了机器的轰鸣，看着叫人觉得“人”气不足，有些疹人。

听说彪书记来了，玻璃厂厂长老龚立马就赶过来了。

老龚，你狗日的这儿真是门可罗雀呵。彪书记心里也酸酸的，见老龚的哭丧劲儿，忍不住打趣道。

彪书记，我们这个厂子真是惨呵。老龚口里带了一丝哭腔，活像三岁的娃娃死了娘。

玻璃厂本是这个销的龙头企业，效益很好，袁一成上任后，非要做大蛋糕，搞三机窑改造，袁一成出事时，把河南方面的一个基建经理也给逮进去了，河南方面一气之下，拔腿走人，如今千把万的工程上不沾天，下不着地，要没了河南方面的技术人

员，这个基建工程只能泡汤，谁个不急？急得老龚他们一个年都没过好。

彪书记，你可不能丢下我们不管阿！老龚汇报完，真的有点儿像是要哭了。因为在镇上待久了的人都知道，桥头镇的历届领导似乎都形成了一个传统，就是每人上台演一出戏，比如第一任领导把拖拉机站改成了玻璃厂，第二任领导就建铝合金厂，第三任领导就再上一个什么项目，大凡新领导上任，总是“新官不理旧事”，闹点儿什么新的动静，制造一点政绩，好捞取资本。老龚很怕这节骨眼上，彪书记丢下他们不管，去上新的项目，口里的话就没法不悲凉。

你是不是怕我胸脯一拍另起炉灶？彪书记心里明镜似的，问道。

彪书记，只要你别丢下我们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老龚说罢，手里连连作揖，却被彪书记拧住了，说我不是看看么？你急个啥子？

告辞了玻璃厂，又去看铝合金厂，由于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，厂子里还没有开工。彪书记一行就出来了。

一上车，小汤就用眼神盯住彪书记，那大意是说：往哪儿去？

镇办丁主任一上车，就发起了牢骚，说一个书记一台戏，这戏都不唱完，拉一裤子稀屎，等着人去揩哩。

彪书记心里也挺沉重，看小丁的样子，就笑了，说牢骚太盛防肠断吧，看来，我只能当个揩屁股的书记了。

天道不公！丁主任愤愤不平地说，别人捞资本的捞资本，捞帽子的捞帽子，捞票子的揩票子，到了您手里，咋就只能揩屁股？

算了，莫扯了，还是到乡下去看看吧，我们就近，就到我老家行不？彪书记说道。